梁谿漫志/卷10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梁谿漫志

◀上一卷

卷十

全書終

陸鴻漸為茶所累

人不可偏有所好，往往為所嗜好掩其他長，如陸鴻漸本唐之文人達士，特以好茶，人止稱其能品泉別茶爾。所著書甚多，曰：《君臣契》三卷、《源解》三十卷、《江表四姓譜》十卷、《南北人物志》十卷、《吳興歷官記》三卷、《潮州刺史記》一卷、《茶經》三卷、《占夢》三卷。然世所傳者特《茶經》，他書皆不傳，蓋為《茶經》所掩也。鞏縣有瓷偶人號陸鴻漸，買十茶器得一鴻漸，市人沽茗不利輒灌注之，鴻漸嗜茶而終遭困辱，嗜好之弊至此，獨不可笑乎？

范信中

范寥字信中，蜀人，其名字見《山谷集》，負才豪縱不羈，家始饒給，從其叔分財，一月輒盡之，落寞無聊賴，欲應科舉，人曰：若素不習此，奈何？范曰：我第往即以成都第二名薦送。益縱酒，遂毆殺人，因亡命改姓名曰花但石，蓋增損其姓字為廋語，遂匿傍郡為園丁，久之技癢不能忍，書一詩於亭壁，主人見之愕然曰：若非園丁也。贈以白金半笏遣去。乃往稱進士，謁一鉅公忘其人，鉅公與語，奇之，延致書室教其子。范暮出，歸輒大醉，復毆其子，其家不得已遣之。遂椎髻野服詣某州，持狀投太守翟公（思）

，求為書吏，翟公視其所書絕精妙，即留之。時公巽參政立屏後，翟公視事退，公巽前問曰：適道人何為者？翟公告以故，公巽曰：某觀其眸子非常人，宜詰之。乃召問所以來，范悉對以實。問習何經，曰治《易》書。翟公出五題試之，不移時而畢，文理高妙，翟公父子大驚，敬待之。已而歸南徐，置之郡庠，以錢百千畀州教授，俾時畀其急缺，且囑之曰：無盡予之，彼一日費之矣。頃之翟公得教授者書云：自范之留，一學之士為之不寧，已付百千與之去，不知所之矣。未幾翟公捐館於南徐，忽有人以袖掩麵大哭，排闥徑詣穗帷，閽者不能禁，翟之人皆驚，公巽默念此必范寥，哭而出，果范也。相勞苦留之宿，天明則翟公几筵所陳白金器皿蕩無子遺，訪范亦不見。時靈幃婢僕門內外人亦甚多，皆莫測其何以能攜去而人不之見也。遂徑往廣西見山谷，相從，久之山谷下世，范乃出所攜翟氏器皿盡貨之，為山谷辦後事。已而往依一尊宿（忘其名），師素知其人，問曰：汝來何為？曰：欲出家耳。能斷功名之念乎？曰：能。能斷色欲之念乎？曰：能。如是問答者十餘反，遂名之曰恪能。居亡何，尊宿死，又往茅山投落托道人，即張懷素也，有妖術，呂吉甫、蔡元長皆與之往來，懷素每約見吉甫，則於香盒或茗具中見一圓藥跳擲，久之旋轉於桌上，漸成小人，已而跳躍於地，駸駸長大，與人等，視之，則懷素也。相與笑語而去，率以為常。時懷素方與吳儲侔謀不軌，儲侔見范愕然，私謂懷素曰：此怪人，胡不殺之？范已密知之矣。一夕儲侔又與懷素謀，懷素出觀星象曰：未可。范微聞之，明日乃告之曰：某有秘藏遁甲文字在金陵，此去無多地，願往取之。懷素許諾。范既脫，欲詣闕而無裹糧，湯侍郎（東野）時為諸生，范走謁之，值湯不在，其母與之萬錢。范得錢徑走京師上變，時蔡元長、趙正夫當國，其狀止稱右僕射而不及司空、左僕射，蓋范本欲並告蔡也。是日趙相偶謁告，蔡當筆據案，問曰：何故忘了司空耶？范抗聲對曰：草茅書生不識朝廷儀。蔡怒目，嘻笑曰：汝不識朝廷儀。即下吏捕儲侔等獄具。懷素將就刑，范往觀之，懷素謂曰：殺我者乃汝耶？范笑曰：此朝廷之福爾。又謂刑者曰：汝能碎我腦，蓋乃可殺我。刑者以刃斫其腦，不入，以鐵椎擊之，又不碎。然竟不能神，卒與儲侔等坐死。洎第賞，范曰：吾不能知此，湯東野教我也。遂急逮湯，湯惶駭不測其由，既至，白身為宣德郎御史台主簿，范但得供備庫副使勾當，在京延祥觀，後為福州兵鈐。其人縱橫豪俠，蓋蘇秦、東方朔、郭解之流云。

投水屈原

有士人嘗以非辜至訟庭，守不直之，士人憤懣大聲稱屈，守怒曰：若為士，乃敢爾，為我屬對，不能，且得罪。因唱曰：投水屈原真是屈。士人應聲曰：殺人曾子又何曾。守曰：吾句有二屈字，而汝句尾乃曾（音層）字，汝之不學明矣，顧何所逃罪邪？士人笑曰：此乃使君不學爾，按屈姓流俗皆如字呼，而屈到屈原皆九勿切，使君嘗研究否？守

慚，釋遣之。

祠廟之訛

祠廟之訛甚多，彭郎、小姑固世所共知，其最可笑者鄴中有西門豹祠，乃於神像後出一豹尾。春陵有象祠，乃塑一象垂鼻輪囷。流俗之無知亦已甚矣。

伏波崔府君廟

後漢馬文淵、路博德皆嘗為伏波將軍，又皆有功於嶺南，海上有伏波祠，古今所傳，莫能定於一。東坡作碑，謂兩伏波均當廟食。政和中因修《九域圖志》，以睢陽雙廟為例，令祀兩神。蓋義理當於人心，雖是時正諱東坡議論，而亦不能廢也。紹興乙卯董令升舍人（棻）為吏部郎，以嘗持節廣西乞兩廟封爵一等，詔從之。然不知政和未並建廟以前竟孰當此血食也？磁州有崔府君廟，邦人嚴奉，又京師北郊亦建廟，中興駐蹕臨安，加封真君，築祠西湖上，像設尤嚴，或以其神為崔子玉，非也。神乃唐正觀中相州滏陽令，遷蒲州刺史，有惠愛於滏陽，後為磁州，民為立祠，歿，因葬其地。本朝景祐二年七月詔曰：眷是靈祠，本於外服，且以惠存滏邑，恩結蒲人，生著令猷，沒司幽府，案求世係，雖史逸其傳，屍祝王官而民賴其福，崔府君宜特封護國顯應公，有司遣官祭告。然迄莫知其名字。

臨安旌忠廟

紹興初張、楊、郭三大將建永樂三侯廟於臨安柴垛橋之東，賜額旌忠，各有封爵，三侯者高將軍名永能，程閣使名博古，景崇儀名思誼。高西州人，世總蕃落，邊人賴以安。程河南人，文簡其諸父也，世業儒，獨程以材武奮。景普州人，其大父訥有將材，西人畏之。永樂之役徐德占拔一時名將以行，故三侯皆被選，程首與虜戰歿，高以策不用，知必敗，以弓弦絕脰死，景入說賊，被害。舊廟建於延安之膚施縣，有古雍施巨濟所作記云。然今臨安新廟無復此碑，而故老猶能誦其略，三侯既廟食西邊，每王師與虜戰，屢施陰助，諸將來東南討方臘，亦著靈異。故相與作廟於臨安，廟初成，有匠者醉溺於庭，立死。時時有三蛇出沒殿廡，或行庭下，大者長尺許，鱗鬣齒爪悉具，通身小方，勝如金色；其次長八九寸；又其次稍小，自首至尾其脊皆有金線，身紋盡同，惟次者尾稍禿。天宇晴明，變化數百，往來遊戲於庭卉芭蕉間，或緣幡而上。近歲乃不復出，人或謂為陝西三龍王，蓋三侯以節死，其英魂忠魄變幻飛潛，無所不可。東坡銘張龍公云：

相彼幻身，何適不通。地行為人，天飛為龍。惠於有生，我則從之。信哉！今遷廟於豐樂橋之東北，故覺苑寺基也。

二相公廟乞夢

京師二相公廟世傳子遊、子夏也，靈異甚多，不勝載。於舉子問得失尤應答如響，蓋至今人人能言之。大觀間先大父在太學，有同舍生將赴廷試，乞夢於廟，夜夢一童子傳言云：二相公致意先輩，將來成名在二相公上。覺而思之，子遊、子夏夫子高弟也，吾成名在其上，必居巍科無疑。竊自喜，暨唱名，乃以雜犯得州文學，大憤悶失意，私念二相之靈不宜有此，沉吟終夜，忽駭笑曰：《論語》云：文學子遊、子夏，今果居其上乎？詰旦以語同舍，皆大笑曰：神亦善謔如此哉！

蜀僧東明寺題詩

蔡元長南遷，道出長沙，卒於城南五里東明寺，遂草殯於寺之觀音殿後。有蜀僧遊方，過之慨然，因題詩於壁曰：三十年前鎮益州，紫泥丹詔鳳池遊。大鈞播物心難一，六印懸腰老未休。佐主不能如傅說，知幾那得似留侯。功名富貴今何在，寂寂招提一土邱。

《梵誌詩》

山谷以茅季偉事親引「梵誌翻襪」之句，人喜道之。予嘗見梵誌數頌，詞樸而理到，今記於此。其一曰：欺誑得錢君莫羨，得了卻是輸他便。來生報答甚分明，隻是換頭不識面。又曰：多置莊田廣修宅，四鄰買盡猶嫌窄。雕牆峻宇無歇時，幾日能為宅中客。又曰：造作莊田猶未已，堂上哭聲身已死。哭人蓋是分錢人，口哭原來心裏喜。又曰：眾生頭兀兀，常住無明窟。心裏為期謾，口中佯念佛。又曰：世無百年人，強作千年調。打鐵作門限，鬼見拍手笑。又曰：勸君休殺命，背麵彼生嗔。吃他他吃汝，循環作主人。又曰：他人騎大馬，我獨跨驢子。回顧擔柴漢，心下較些子。又曰：家有《梵誌詩》，生死免入獄。不論有益事，且得耳根熟。白紙書屏風，客來即與讀。空飯手撚鹽，亦勝設酒肉。

王虛中

王虛中名日休，龍舒人，早為太學諸生，傳注經子數十萬言，然不利於場屋，晚以特奏

名廷試，不用條對式，但如科舉答策，坐是竟不得官。獨好佛，著《淨土文》，直指西方淨土，慧辯了然，觀者起敬，或自力，或勸人哀金，走建安刊《淨土文》板逾二十副，願力洪深，修行尤精，苦諷誦禮拜，夜以繼晝。館於廬陵某通守家，一日謁通守，謂之曰：某去矣，以後事累公。通守愕然，虛中乃著白衫詣佛堂，合掌念佛，頃之，立化於植木矣。傾城縱觀，累日不能遏，通守亦明眼人，乃命具棺，指虛中謂人曰：先生平時照了諸妄，坐臥自如，今請先生臥。即舉而入棺。子舊見建安陳應行季陸道此，後訪南北山雲遊諸僧，欲問其歲月並通守姓名，漫無知者，記其大略如此。

惠曆寺輪藏

臨江軍惠曆寺初造輪藏成，寺僧限得千錢則轉一匝。有營婦喪夫，家極貧，念為轉藏以資冥福，累月辛苦收拾，隨聚隨費，終不滿一千。迫於貧乏，無以自存，嫁有日矣，而此心眷眷不能已，遂攜所聚之金號泣藏前，擲金於地，輪藏自轉，闔寺駭異，自是不復限數云。

江東叢祠

江東村落間有叢祠，其始巫祝附託以興妖，里民信之，相與營葺，土木寢盛。有惡少年不信，一夕被酒入廟，肆言詆辱，巫駭愕不知所出，聚謀曰：吾儕為此祠勞費不貲，一旦為此子所敗，遠邇相傳，則吾事去矣。迨夜共詣少年，以情告曰：吾之情狀若固知之，倘因成吾事，當以錢十萬謝。若少年喜問其故，因教之曰：汝質明復入廟，詈辱如前，凡廟中所有酒餚舉飲啖之，斯須則偽為受械祈哀之狀，庶印吾事，今先賂汝以其半。少年許諾受金，翌日果復來廟廷，袒裼踴呼，極口醜詆不可聞。廟傍民大驚，觀者踵至，少年視神像前方祭賽羅列，即舉所祀酒悉飲之，以至餚饌無孑遺，旋俯躬如受縶者，叩頭謝過，忽黑血自口湧出，七竅皆流，即仆地死。里人益神之，即日喧傳，傍郡祈禳者雲集，廟貌繪繕極嚴，巫所得不勝計。越數月其黨以分財不平詣郡，反告乃巫置毒酒中殺其人，捕治引伏魁坐死，餘分隸諸郡，靈響訖息。

作賦贖罪

舊傳滕達道未遇時與諸生講學於僧舍，主僧出，諸生夜盜其犬而烹之。事聞，有司欲治其罪，滕公為匄免，守素聞其能賦，因諭之曰：如能為《盜犬賦》，則將釋之。滕公即口占其辭曰：僧既無狀，犬誠可偷。輟藍宮之夜吠，充絳帳之晨羞。搏飯引來，猶掉續

貂之尾；索牽去，難回顧兔之頭。守大笑，即置不問，今人相傳為口實。紹興初予妻之祖強公叔章通守（黻）為臨安錄事參軍，時予祖母之弟陳公宗卿侍郎（之淵）為府學教授，適學帑被盜，邏者夜搜溝中，而所盜金在焉。府學生黃其姓者立於傍，遂錄送府，係之獄。生自辯數，然蹤跡頗疑似。強公與府司戶毛季中謀曰：行之則汙辱士類，為學校羞矣。因引滕公作賦故事，言於府，乞俾之試。府主張公如瑩尚書（澄）許之，俾詣都廳試，以（取傷廉）為題，生倉皇不成文，強公潛代為之，其一聯云：門人竊屨，何傷孟子之賢；同舍誣金，始見直生之量。張公見之喜，即於賦後判云：黃某盜金情狀頗著，曹官試賦文理稍佳，免送所司，押歸本學，聊從五等，薄示諸生。遂以付學，陳公亦陰縱之，以此見前輩之盛德，持心皆近厚也。

俚語盜智

俚語謂盜雖小人，智過君子。此語固可鄙笑，然盜之奸詐實有出人意表者，可誅也。高郵民尉九疾足善走，日馳數百里，氣勢猛壯，非得樹不能止，為盜寢淫，傍郡淮人皆苦之。其居高郵闤闠間，日則張食肆，夜則為盜。一日晨起，方坐肆間，有道人來食湯餅，食已，邀尉至閑處，呼為師父，且拜之。尉訝之曰：何為者？道人曰：某亦有薄技，然出師下遠甚，聞楚州城外有一富家，今願偕師行，庶憑藉有所獲。尉許諾，使之先往，道人即馳去。逮夜尉張燈閉肆，怒其僕執事不謹，毆之，僕紛不服，乃呼邏者廂官，俱係之，須翌日送郡尉。密謂邏曰：吾與若厚，且家於此，必不竄，若姑縱吾歸，明當復至也。邏許之，尉得釋，即逾城馳二百里，至楚城外鼕鼕方二鼓矣。道人果先在，相見喜甚，尉自屋窗入，約道人伺於外。既入其室，視所藏金珠錦綺爛然溢目，即以百緉擲出，道人分兩囊負之，斯須尉復由屋窗出。道人思天下惟尉為愈己，不如殺之，即拔刃斷其首，隨墜地，視之，則紙所為也，尉由他戶復馳歸高郵就逮。天方辨色，道人負重行遲，為追者所及，執送楚州獄，自列與尉同為盜狀，州為檄高郵，高郵報云：是夕尉自與僕有訟，方係有司，無從可為盜也。道人終始墮其計，卒自伏辜。尉狡險萬端，有術以自將，屢為穿窬，官卒不能捕。又有士夫調官都下，所居逆旅前張茗坊，與染肆相直，士無事日憑茶幾閱過者，一日見數人往來其前數四，若睥睨染肆者，殊訝之。一夫忽前耳語曰：某輩經紀人也，欲得此家所曝縑帛，告官人勿言。士曰：此何預吾事，而肯饒舌耶？其人拱謝而退，士私念彼所染物皆高揭於通衢之前，白晝萬目共睹，彼若有術可竊，則真黠盜也。因諦觀之，但見其人時時經過，或左或右，漸久漸疏，薄暮則皆不見。士笑曰：彼妄人果紿我。即入房將索飯，則其室虛矣。